

[美] 菲利普·罗帕特 著

Phillip Lopate

宋文 译

Getting Personal

大师之路

大师之路

Getting Personal

Phillip Lopat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师之路 / (美) 菲利普·罗帕特著; 宋文译.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 5
书名原文: Getting Personal
ISBN 978-7-214-20005-1

I. ①大… II. ①菲… ②宋… III. ①散文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3404 号

Getting Personal by Phillip Lopate

Copyright © 2003 by PHILLIP LOPATE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2016-586

书 名 大师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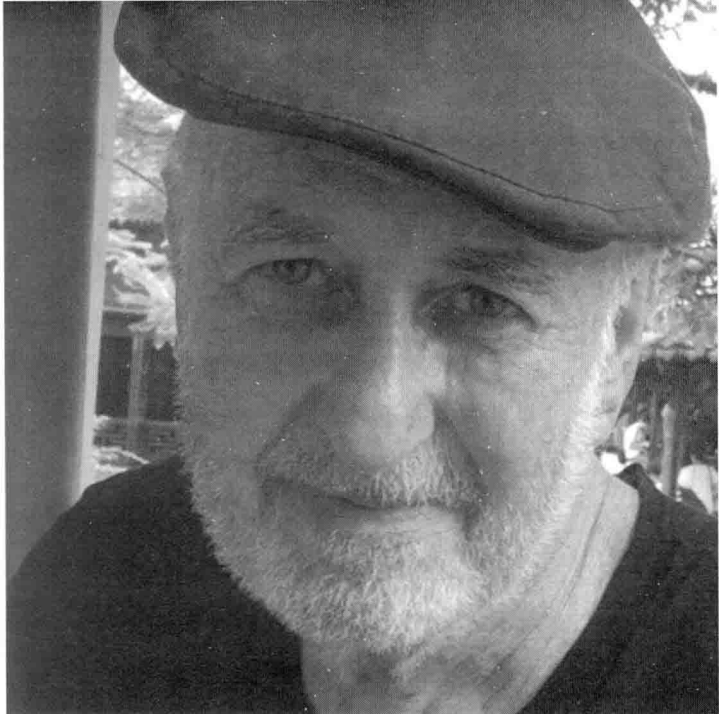
主 编	黄 梵
著 者	[美] 菲利普·罗帕特
译 者	宋 文
校 译	吴 影
责任编辑	周晓阳
装帧设计	潇 枫
内文设计	若 能
标识设计	陈禹廷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20005-1
定 价	45.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南京评论
Nanjing Review

文字的无能为力,恰恰势不可挡



菲利普·罗帕特，生于1943年，哥伦比亚大学写作专业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纽约大学人文学院理事，散文家、诗人、小说家、影评人，已出版散文、诗歌、小说等12部著作，曾获克里斯托弗奖章、布伦丹吉尔奖、得克萨斯学院文学奖、古根海姆奖、纽约图书馆奖等。

心

菲利普·罗帕特

我们演完了高贵的一幕
毫不谴责对方，且各自
都自责爱得不够，
这下可以好好分手了。

我们都通情达理，成熟睿智，
对双方的立场都考虑，都同情，
在沙发上像白痴一样哭泣

可等我们演完高贵的一幕，
惺惺相惜偏又催生出欲望
不幸啊，我们临时反悔了
再过两周，真正的撕咬才开场。

(吴影 译)

中文版前言

你好，我是菲利普·罗帕特。如果把我的姓名拆开来解读，“菲利普”意思是“爱马者”，“罗帕特”在许多东欧语言中指的是“铲子”，尤其指面包师用的铲子。不过，其实我对马并没有特别在意，只骑过两三次，每次都特别紧张，生怕摔下去。我倒是挺想认为这个名字跟贵族血统有关，然而我的曾—曾—曾祖父没准只是个马夫罢了。至于铲子，我根本很少用到，除非寒冬下大雪的时候。年过七十之后，我害怕铲雪时会心脏病发作（雪远比你想象的要厚），就把这个活儿转交给了太太。要说这个“铲”姓的意义，它想必意味着我的祖先是些无产者了，不过作为一个美国佬，其实我这辈子多半岁月都在努力从劳工阶层向有产阶层爬升。

你好，我是菲利普·罗帕特。在《大师之路》的英文版前言中，我捏造出了一个医生角色，他在朋友菲利普·罗帕特死后无意中发现了他的手稿。我一向喜欢那一类19世纪俄国小说，它们开篇就宣称：以下文字在一个上吊自杀的绝望之人的寄宿屋中发现，或者类似的话。装死一直都是个有趣的游戏，孩子们常玩它：假装挨了一枪，捂着胸口跌倒在地。没准，这是因为这种游戏让人可以一边尽情沉溺于自怜之情，一边不忘自嘲吧。我拍过一部短片，在其中我演主角，在片尾时死去。所以，在英文版前言中，我也上演了这出提前的“死亡戏”，炮制出一位因我去世而哀悼的医生朋友，称他为霍斯特·肖维尔（爱马者·铲子）医生，以便暗示读者其实这是一个拿我自己开的玩笑。不过，许多

读者没有领会这个笑话。几个来自音讯不发达地区的粉丝看到我的签售会打出了“作者会亲自出席”的广告，特地赶来参加。他们发现我真的还活在这个地球上，在我给他们签名时纷纷表示欣慰不已。不过，有一天我真不在了，这笑话估计就会变成一则黑色幽默了。让我们不要期待太久吧。

“你好，我是菲利普·罗帕特。”我在无数大会和教育界会议上都会挂上写着这句话的牌子。如此高调宣示出场往往令我不适。我可能宁愿遭到冷遇。我其实相当害羞、内向，这是不是让你吃惊了呢？一个如此舍不得隐私的人，怎么可能又厚脸皮地写出有关自己的坦白性的、个人私密的细节呢？真是个矛盾。写作时我不再感到害羞，我喜欢向你——我想象中的理想读者敞开心扉。伟大的蒙田曾经写道，他羞于向朋友大声承认的事情，任何陌生人都可以去当地书店查明。

你好，我是菲利普·罗帕特。我到过中国四次，其中有两次是香港。我喜欢你们这里，也对你们名不虚传的亲切、好客充满敬意。我想让你们知道，我很遗憾我的国人选择了一个白痴当总统。如果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当选，如果我无法继续忍受生活在他的统治之下，我没准会考虑迁往中国。如果我这样做，希望你们会接受我为永久居民，延续我做旅客时充分感受到的亲切友善。请理解我要过好一阵子才能掌握普通话，也请原谅我将来会犯的语法错误。

你好，我是菲利普·罗帕特。希望你们喜欢我的作品……

本版献给我的朋友黄梵。

菲利普·罗帕特写于2017年11月纽约

英文版前言

论忏悔型文学

我向来为文学中的忏悔类型所吸引，着迷于这一模式里的所有那些推心置腹、自圆其说、弄虚作假、自我吹捧和自我厌恶。我读本科时，詹姆斯·霍格的《一个清白罪人的回忆录与忏悔》是我辈同侪最爱的一本小说。我啃完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笔记》，纪德的《背德者》和他的许多自传以及《圣·奥古斯丁忏悔录》、卢梭的《忏悔录》、斯维沃的《芝诺的忏悔录》、德·昆西的《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自白》，还有塞琳、亨利·米勒、凯鲁亚克等文学大家的作品……我狂热地阅读过所谓“自白派诗人”的作品，如安·塞克斯顿、约翰·贝里曼、西尔维亚·普拉斯和罗伯特·洛威尔。有些人发现他们自我表白的诗里涉及行为不检便贬低他们，我对此不予苟同，就像我也不赞同最近那些觉得回忆录太过于自恋而强烈反对它们的人。我认为，如果硬要说大多数回忆录和自白派诗歌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它们忏悔得还远远不够，只会目光短浅地捏造细节，也就是那些貌似真实的自我观察。长期以来，我都着迷于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卑微的想法、懊悔、借口和辩解。“忏悔”这个词对我说是一个描述性的术语，而不是一个贬义词。（我的第一本小说就叫《夏日的忏悔》。）所以，我被个人化散文所吸引，只能说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它所具备的对话和忏悔特性与我的偏好最为契合。

诚实对我来说如一颗北极星，是一直以来我出版作品时不懈

遵循的一个指导原则。我并不是说我已经达到了“诚实”这个目标，而是说，努力企及“诚实”的做法，至少在我看来，赋予我的写作一种形式上的冲击、一种动力和一种格局。我想一直追究到事情的根本。同时，作为一名读者，我向来都酷爱作者大胆开口、撕去假面、宣告真相、让你倒吸一口凉气的那种时候。当然，要做的远不止是忏悔和追求诚实。（那还有什么呢，我倒是要问？请增加论述，谢谢……）

论“我”的人格

有时候，当我听到一个陌生人、泛泛之交或甚至一个朋友，似乎是根据我的作品来推断了我的性格，对我发出一些善意的评论，我会大吃一惊。例如，他们可能说：“哦，你不喜欢徒步旅行吧，”其实我乐于感受大自然的魔力。我并不是一个坏脾气的人。有时我在书中呈现为一个事事反对者，是为了更加凸显“我”的性格，或使自己远离传统观念，这已经成为我的一种心理映像和我的思维模式的一部分。但在日常生活中，我精力充沛，几乎是尽情地拥抱生活；我把自己看作是乐观主义和坚忍精神的混合体。的确，我喜欢在我的乐观中掺点复杂和阴郁，不过只有在像美国这种盲目乐观的文化里，此类调味剂才会被视为“愤世嫉俗”。（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孤芳自赏了吧……）

论风格

我的散文风格有时挺美，有时未必。我从不遣词造句上折腾自己。我不像伊萨克·巴别尔那样要用一颗子弹的力量写下句点，我只是结束一个句子然后开始下一个。有时候我听到其他写

作老师给学生建议会感到诧异，比如，你应该删掉文章里的被动态和形容词！我自己写散文时从不会想到这样做。有时我的写作是挺生动的（我经常重复用助动词“是”——我该把它换成更积极一点的动词吗？），那是因为我那一刻想说的话恰好涌现为活泼的表达。一位作家朋友告诉我她从不把动名词放在句首。但我已经写了很多这样的句子，所以对她的话置之不理。另外，我对古雅词语反常地情有独钟。我从未打算写出新式散文的典范。我只想写得清晰明了，就是这样。当我偶然看到几年前我写的一篇集优雅、简洁和至密思想于一体的文章，我会感到惊喜。读者可能会问：“既然你知道自己有时候可以写得很棒，那为什么不一直都写得棒呢？”事实是，我也不知道。如此严肃地对待我自己或散文艺术，实在有违我的本性；福楼拜的“精确措辞说”让我忍不住想笑。我相信美学上的不纯净是对现实的准确反映，就像我相信接受妥协才是理想的政治策略。当然也许这不是什么意图问题，而是因为我作为作家能力有限吧。（这话听起来像在为自己辩护嘛，哥们，有话直说！）

论回忆录和个人散文的区别

用艾米莉·福克斯·戈登散文里的一段话来说：“回忆录诱惑作者浮夸地再现自我。而本质上朴素无华的散文却不鼓励一时心血来潮。回忆录使主人公失去个性，让他成为富有传奇色彩的某个遭受苦难的人群或共同体的代表，而散文则关注我们视为独立个体性的基本标志的怪癖和谬误等等。散文思维具有不确定和曲折性——菲利普·罗帕特称这个过程为‘反对自我的思考’——通过减缓叙述能量的积聚速度，使散文避免出现回忆录

式的胜利主义色彩。散文作者将过去切割开来，先从某个角度进入它，然后换个角度，这样总归可以围捕到一点影影绰绰的真相，尽管你永远不可能捕捉到绝对真实。”（也许我应该删掉关于我的那句引语，因为我是从别人那里偷来“反对自我的思考”一说的，萨特或者希奥朗〔罗马尼亚作家〕……到底是哪位我也不记得了，暂不讨论了吧。）

论一个人在宇宙中的适当位置

有一次，和我开始交往的一位女士决定做个调查，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她想知道该如何在意识的天平上称量我。她走遍城中书店、晚会，向她的朋友打听我，回来汇报说我得到了健康证明书，也就是说，我不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不知为何，这让我有点懊恼，因为我内心深处明白自己仍是个大男子主义者，而且这种健康证明书多少有点暗示你差不多是个阉人的意思。我一定是给出了错误信号，或者也许她问到的女人们对我没有吸引力。我对她们也许做到了善解人意、很有礼貌，却并没有大献殷勤——我对她们缺乏性兴趣，却被误解为是有觉悟。话说回来，她们认为我不错，这倒也让我挺高兴的。

来自男性的调查结果就没那么讨人喜欢了。在书店我不认识的某人告诉她我很“傲慢”。事实上，我通常的名声就是“傲慢”，我听了很开心，因为这表明我糊弄了很多。我很清楚自己有多谦逊。

我的谦逊不容置疑。我甚至远不止是谦逊，而且能够正确评估自己的才华。作为作家，我明白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托尔斯泰、莎士比亚、托马斯·曼，甚至也远不及卡夫卡。即使我一生

拼命工作，也最多只能写出 20 本书（目前已完成 14 本），书中有些精彩片段可能主要会引起的是未来的研究生们的兴趣，就像那些时不时被重新发现的 19 世纪克里奥尔语小说一样。那些想要了解后一破产时期纽约的教授们也许也会来查阅我的文本。我年轻些时，觉得最幸运的事也许是这样的：等我死了以后，某位别具慧眼的编辑或评论家把我最好的一些散文整理成一部精选集出版，并且他会指出，尽管总体而论我的作品乏善可陈，因为“他从未学会让他的作品形成统一的风格，或者加以剪辑”，不过这部精选集还是具备了一定的纯文学敏感度，总归有点“意思”，或者至少是有点时代特色可言的。

事实上，我毕生的目标就是出这么一部精选集，最后登上畅销的托尼书目录，以大折扣出售，所以你如何能称这样一位作者傲慢呢？而现在，我真的要拥有这样一部精选集了！太棒了！

菲利普·罗帕特

英文版编后记

我在因动脉瘤离世的朋友书桌上发现了这些零散的笔记，它们似乎是准备用作他的个人精选集的序言的。我们前阵子沿中央公园水池慢跑时，菲利普告诉我，他这个选集出版项目让他很兴奋，它至少是对他有些作品已无人问津的一种补偿。作为一位实事求是、通情达理的人，他努力让自己不至于因为文学名声问题和能否赢得麦克·阿瑟奖问题而长期陷入苦闷，不过他依然怀抱希望，觉得自己可以变得更有名一些。

我与这位老兄自大学时代就熟识。他身上体现着相互矛盾和前后不一：一时慷慨，一时谨慎；确信和不确定交替，有时是会与清洁工和平庸作家争吵的平等主义者，有时又是毫不掩饰和普通人闲聊时的厌恶之情的精英派势利小人。他有次对我说，“列弗，你是我认识唯一一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一致的人。”这在我听来是种恭维。

当然，我虽说只是个医生，但我为自己的文学鉴赏力而自豪。我完全同意苏珊·桑塔格所说的，“我很惊讶这样一个伟大作家，竟没有获得他应有的文学地位。”当然，她是在说另一个作家，不过这对于我这位令我敬仰的、被低估的朋友也同样适用。我希望这部身后的作品精选集会修正这一让人遗憾的情况。

他常说起退出教职后有意写一部自传或正式的回忆录，它将会把他散乱的个人写作综合起来，提升到一个新的哲学高度：它将成为他的最高成就。可如今，我们没有选择了，只能把下面这些

大杂烩——他的一些最好的，或是最具特色的散文的合集——视为他再也没能动笔整理的那部自传的一个非正式版本来加以珍惜了。

霍斯特·肖维尔

目录

中文版前言 1

英文版前言 3

英文版编后记 8

早年上学生涯 1

威利 6

“伯爵夫人”的家庭教师 31

看电影的“英雄时代” 64

华盛顿高地与因伍德地区 88

我的抽屉 96

奥莎 101

养只猫 139

反对欢乐人生 152

现代友谊 176

孩子们演的契诃夫 188

超脱和激情 233

嘘声者的自白 252

关于转租的房子	259
身体肖像	271
阴郁的旅行者	284
逝去的父亲：唐纳德·巴塞尔姆追忆	290
初爱	322